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转向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策略

龙歆雨 罗仲尤

[摘要] 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叙事的关注以及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的追求,叙事方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视野。在发展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呈现出从平面叙事到立体叙事、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从封闭叙事到开放叙事的转向趋势,面临着单一叙事方式局限、教育主体素质制约等现实困境。对此,须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融合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质建设着手,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优化

[作者简介] 龙歆雨,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长沙 410082);罗仲尤,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长沙 410082)

Turning Logic,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rrative Approach

LONG Xinyu LUO Zhongyou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public's attention to narrative and the academia's pursuit of the enhancement of the relev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rrative mod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rr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disciplinary vis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narrative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esents a turning trend from plane narrative to three-dimensional narrative, from grand narrative to daily narrative, from closed narrative to open narrative, facing the limitations of single narrative mod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subject constraints and other realistic dilemma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su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rrativ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rrative; optimize

Authors: LONG Xinyu, LUO Zhongyou,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

叙事方式的选择和应用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效果,对教育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这一宣传思想工作的新要求提出后,叙事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对叙事方式的相关研究也随之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视野。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聚焦并系统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研究成果较少,已有的研究多存在观点分散、视野片面等问

题，在理论深度、论证力度、思想高度等方面都有所欠缺，因而这一领域还具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转向过程和现实困境，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优化策略，既有利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理论研究，又有利于打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组合拳”，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转向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转向是一个重要且必要的过程，既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适应时代变化和受众需求的必然选择。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发展，教育理念和方式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依托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大众取向，经历了从平面叙事到立体叙事、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从封闭叙事到开放叙事的转向过程。

（一）从平面叙事到立体叙事的转向

叙事是文字语言和视觉语言的结合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通常采用平面的、抽象的文本叙事，而现代叙事方式则更加侧重于立体的、生动的图像叙事。文本叙事作为传统叙事方式之一，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应用稍早于图像叙事，适用范围也大于图像叙事。一方面，文本较图像而言属于一种更强势的符号，能为我们提供一种精确、深入的表达方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所用的教材还是报纸、期刊，都是文本叙事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中的具象。另一方面，受社会条件和科技水平的限制，阅读文本是我国早期大众获取知识和信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故传统思想政治工作多依托文本的形式展开，总体呈现出“语重图轻”的态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得到进一步普及，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领袖人物、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等都开始以图像、视频等立体形式呈现。例如《开国大典》《革命理想高于天》等油画作品，《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等影视作品，以及重要会议和重大历史事件照片、视频等。究其缘由，其一，平面叙事的局限推动叙事方式转向。首先，文本叙事主要依赖于文字的描述，平面性决定了其难以传达出丰富的视觉和听觉信息，表现力有限。相比之下，图像叙事表现形式立体多样，更加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其次，文本具有的抽象性对于受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理解和接受能力不足可能导致在阅读文本时难以理解文本内容或产生误解，受众适应性有限。相比之下，视觉信息更加直观易懂，因而图像叙事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水平的受众。最后，文本叙事内容枯燥，其所固有的政治性、严肃性难以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吸引力有限。而图像叙事则能够以更加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调动大众情绪，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感染力。其二，科学技术的发展助力叙事方式转向。正如贡布里希所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视觉时代，我们从早到晚都受到图片的侵袭。”^[2]随着互联网、电视等传播媒介以及手机、电脑等可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以图像为核心的视觉文化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托高科技手段武装起来的图像叙事凭借绚丽包装以及由此带来的肉身快感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开始跨越既定的表意边界，挤压原本隶属于文本叙事的生存空间，用以实现自身的统治霸权。”^[3]读图时代真正来临。其三，现代文化的变迁促使叙事方式转向。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为适应快节奏生活，大众更倾向于一种直观、立体的信息接收方式，相较于文字叙事的冗长、复杂，图像叙事更为简单明了，更易于理解和接受。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实现由传统平面叙事向立体叙事的转向。但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平面叙事和立体叙事之间存在转向，但文字叙事和图像叙事却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在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教育主体更需要发挥好平面叙事和立体叙事各自的优势，共同助力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创新发展。

（二）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的转向

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的转向意味着叙述视角从顶层转向平民。如同习总书记所言：“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4]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如此。宏观叙事通常聚焦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全部图景，以社会、历史、政治等宏观主题为背景进行叙事，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日常叙事则是通过个体故事来传达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念。一方面，其更加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经验，强调个体声音和个体价值，能够更好地理解受众的认知方式和需求，进而更有针对性地传达教育内容；另一方面，日常叙事注重细节和情感的表达，能够通过生动具体地呈现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来强化受众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思想政治教育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的转向，既受传统宏大叙事自身局限性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教育理念和受众需求的变化。其一，传统宏大叙事的局限性凸显。从叙事背景来看，传统宏大叙事通常基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来构建叙事框架，其具有的全局性视角和总体性解释，难以对当前日新月异的社会新现象和新问题作出及时地反映，理论与实践脱节导致的叙事滞后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无法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和认同，从而在塑造个体道德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疏离感与无力感。从叙事内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宏大叙事不同于文学叙事，具有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故事内容。与之相反，其目的决定了传统宏大叙事必须在积极高昂的情绪基调上以结果作为导向，选取大众认知意义上的“好结局故事”作为叙事内容，这就使得故事的情节相对单一，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的吸引力不足。除此之外，传统宏大叙事“政治维度的功能过度放大，抽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内涵，呈现出简单的工具主义倾向，使之逐渐远离日常生活，远离个体生命”^[5]，容易造成教育对象获得感不强、体验感不足等问题。从话语表达来看，传统宏大叙事突出话语的权威性、排他性，在语言的使用上更加官方化和书面化。权威性所表现出来的强硬姿态，将阻隔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容易形成自言自语的局面。官方话语对多元话语的排他，限制了教育对象的话语表达，从而压缩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自我构建空间，削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二，教育理念呈现去中心化转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宏大叙事注重知识的传授，强调理论的权威，教育者是主导者和灌输者，教育对象是被动接受者，两者之间长期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表现出以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但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下受教育者获取信息途径的多样化以及受教育者主体意识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呈现去中心化趋势，教育者从灌输者转向引导者，教育对象从接收者转向创造者，教育主体间的传授关系由传统的单向、被动转为双向、主动，教育对象的主体性不断激发，个体情感体验和实际需求日益受到关注，日常叙事成为一种更符合教育对象需求的叙事方式。其三，教育对象个性化需求增加。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发展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中的文字、图片、影像、音乐等各种载体都能够依托数字平台存在和传播，教育对象能够随时随地获取大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内容则会加以筛选、排除。另一方面，数字平台运用信息技术对教育对象的行为和反馈进行实时动态捕捉，并通过智能算法进行个性化推送。在这种片段化的叙事中，教育对象对于同质化的追求减弱，对自身需求和个体发展日益关注，这就使得忽视个体差异的传统宏大叙事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总之，从宏大叙事到日常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够更好地贴近教育对象生活，引发情感共鸣，增强教育实效。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也需要注意平衡个体和整体的关系，避免过于片面地理解问题。

（三）从封闭叙事到开放叙事的转向

思想政治教育从封闭叙事到开放叙事的转向，是指在教育过程中从单一、固定的叙事方

式向多元、开放的叙事方式转变。不可否认,封闭叙事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经过长期的实践应用,其弊端也逐渐显露。

其一,封闭叙事过度依赖传统教育模式和教材内容,对时代发展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不足,对社会变化的敏感性和适应性不强,容易造成教育内容与现实脱节。若理论无法与实践相结合,就无法指导实践活动顺利开展,进而背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相比之下,开放叙事适应性和灵活性强,能够及时更新和拓展教育内容,更加具有针对性。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开放叙事能够提供多元化视角,帮助教育对象全面理解和应对各种现实挑战。

其二,封闭叙事往往过于强调本土化和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容易导致对其他文化的忽视和排斥,从而限制教育对象思想和视野,影响教育对象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当下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日益密切,开放包容不再仅仅局限于大国外交层面,而是对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开放叙事得以迅速发展。不同于封闭叙事,开放叙事强调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引导,鼓励教育对象超越本土文化的限制,丰富认知理解,拓宽全球视野,培养批判思维,从而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多元的国际挑战。

其三,封闭叙事采用“一刀切”的单向教育方式,试图以单一的标准来规范教育对象的思想,忽略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多样性。一方面,在封闭叙事模式下,教育对象对于不同观点的探索和思考受到限制,思想趋于僵化,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减弱;另一方面,封闭叙事带有的灌输属性排斥双向互动与沟通,可能导致教育对象的反感和抵触,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就叙事结构而言,开放式叙事将超越单线程说教的封闭路径。”^[6]通过开放叙事,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和参与感受到关注,提出问题和质疑的能力得到肯定,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得以激发。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教育对象的需求,更及时地接收教育对象的反馈,从而深化教育主体间的对话和交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现实困境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多以言语和文本的形式呈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大众媒介的崛起,图像叙事、影像叙事、空间叙事等多种叙事方式被广泛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实现了视觉文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发展的与时俱进。但面对数字化进程不断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单一叙事方式存在的固有局限性、教育主体素质制约叙事方式选择等问题,也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优化与发展提出了挑战。

(一) 单一叙事方式存在固有的局限性

思想政治教育与叙事的结合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尽管学界已经有意识地调整叙事方式使之更加适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与实践,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单一叙事方式仍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局限性。

一是文本叙事的理论性削减教育实效。文本叙事通过描述故事、阐述理论、分析案例等手段,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引导受教育者理解和接收教育内容。但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性质以及传统的教育方式,文本叙事往往呈现出概念抽象、内容晦涩、表述乏味、逻辑严密等特征。其中抽象的概念和晦涩的内容增加了受教育者的认知负担,难以领会教育内容的实质和意义;乏味的表述削减了受教育者的文本兴趣,难以激发积极性和参与度;严密的逻辑忽视了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难以引起思想认同和情感共鸣。

二是图像叙事的片面性挑战辨识能力。图像叙事的片面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图像符号对现实世界的仿真与实体存在偏差。图像是对真实事物的模仿和拟制,但在图像创

作的过程中,制图者的主观判断、现代制图技术以及使用的制图工具等外部因素也会对图像施加影响,故最终呈现的图像并不一定能完全真实地呈现所表征的对象。其二,图像叙事对事物侧面的呈现与整体存在偏差。图像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对事物的呈现往往侧重于某一个方面,难以全面地展示事物的全貌和内在联系,因而可能导致教育对象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误解或偏差。其三,教育对象对图像符号的解读与现实存在偏差。“图像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具有叙事或教育功能,必须通过价值赋意实现信息的转译。”^[7]一方面,图像符号本身具有多义性和歧义性,一个图像符号并不必然表达某种具体的含义,若教育对象以先入为主的观念解读图像符号,就容易导致偏见存在;另一方面,教育对象的文化背景、认知水平、生活经验等因素也会影响其对图像符号的解读,若缺乏相应的图像素养,教育对象就无法全面理解图像叙事背后的思想价值,图像叙事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三是视像叙事的娱乐性冲击价值体系。随着互联网行业 and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大大加速了信息在大众间的传播速度。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与视像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教育内容的形象化,提高了教育质量。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以培养教育对象思想道德观念和政治意识为目标的超越性教育实践活动,具有严肃性。而视像叙事具有的视觉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基因则过于强调受众的视觉冲击与感官体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旨趣存在一定的矛盾。一方面,“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形成一种文化精神”^[8]。在“数据至上”“流量为王”的当下,部分网络平台为吸引眼球、获取流量,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过度引入娱乐性要素,导致教育内容失真或泛娱乐化,教育背后的思想意义被忽视,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通过娱乐化的包装,以影像的形式悄无声息传入受众意识,在日积月累中影响受众正确价值观的塑造,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体系产生冲击。

(二) 教育主体素质制约叙事方式适用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主体,是否具备与叙事内容相匹配的表达能力和认知水平是叙事方式能否发挥正向价值的关键。

其一,教育者的叙事能力制约叙事方式的适用。叙事方式的有效适用需要教育者具备一定的叙事技巧与能力,具体表现为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技术应用能力以及情感感知能力等多个维度。首先,语言表达能力不足制约言语叙事的适用。语言表达能力是教育者需要具备的最基础的能力,既决定了教育者能否完整、清晰、准确地呈现叙事内容,又决定了教育者能够以何种技巧、何种节奏呈现叙事内容。若语言表达能力不足,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选择言语叙事就难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沟通话语,并清晰、生动地传达给教育对象,从而影响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理解。其次,逻辑思维能力不足制约文本叙事的适用。文本叙事是通过文字的逻辑和结构来表达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叙事方式,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性相契合,对于教育者的逻辑性、条理性具有一定的要求。逻辑思维能力不足的教育者将导致文本叙事结构松散、条理不清、内容重复甚至自相矛盾,加剧受教育者的困惑与不解。再次,技术应用能力不足制约图像叙事的适用。图像叙事和影像叙事的广泛适用建立在互联网和现代传媒技术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上,要求教育者具备相应的互联网、多媒体应用能力。传统的思政课堂受条件制约,多以粉笔、黑板为教学工具,效率低、形式单一,教学过程中难以涉及图像、视频等形式。而现代化的思政课堂则要求通过教育场所多媒体设备引入、教育者多媒体应用能力提升等方式,实现课堂的“图文并茂”。最后,情感感知能力不足制约空间叙事的适用。不同于言语叙事、文本叙事等显性教育的灌输过程,空间叙事通过创设特定的空间环境和氛围,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想和价值观的传递,缺乏情感感知能力。教育者在空间叙事中就无法准确地判断受教育者的情感变化和 demand,难以唤起受

教育者的情感共鸣，最终影响教育效果呈现。

其二，教育对象的认知水平制约叙事方式的适用。认知水平直接决定了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和内化程度，因受到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年龄等多种因素限制，不同教育对象的认知水平并不一致。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中，认知水平不同的教育对象对叙事方式提出的不同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选择。对于认知水平较低的受教育者，过于复杂或者抽象的叙事方式会使其难以理解，无法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标。教育者通常选择更为简单、直观的叙事方式，比如通过图片、动画等生动有趣的视觉元素进行图像叙事、视像叙事。对于认知水平较高的受教育者，直观浅显的叙事方式缺乏启发性，难以调动深度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只能浮于表面而无法内化于心。教育者更倾向于选择复杂、深入的叙事方式，比如通过案例分析、理论阐述等方式进行文本叙事，激发受教育者对于深层次思想、价值观的探索和思考。综上所述，不同认知水平的教育对象对于叙事方式提出的个性化需求制约了叙事方式的选择，划分了叙事方式的适用区间，并对其创新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其三，教育主体的双向互动制约叙事方式的适用。教育主体互动与叙事方式适用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一方面，叙事方式的选择应基于对教育主体互动的深入理解和分析。若教育主体之间互动频率高、深度深、范围广，那么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就能够选择体验感更强的叙事方式，如视像叙事、空间叙事等。通过让教育对象亲身感受，独立思考，双向沟通，最终实现价值观念自我内化这一过程。反之，教育者在传递思想政治教育思想观念时，就应偏向灌输性明显的叙事方式，如言语叙事、文本叙事。若一味注重叙事的体验感，又无法通过双向互动完成体验后的思想价值传递，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只能沦为表面形式，无法真正触及思想核心。而选择灌输性强的叙事方式，则能够通过系统的叙事结构，串联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点，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教育主体之间的互动能够及时反映教育对象的接受程度以及教育效果，叙事方式的调整应基于教育主体互动所提供的反馈与评价。若双方互动不足，则会影响反馈与评价机制正常运行，无法为教育者有针对性地调整教育方式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总体而言，目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的互动属性偏弱。尽管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教育去中心化，但在现实的思政课堂中，以教师为主导、教材为依托的灌输性教育依然占据核心地位，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互动频率不高、互动深度不够、互动范围狭窄等问题依然突出。

三、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优化策略

叙事作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突破口，其创新发展离不开对叙事方式的进一步优化。在实践中，要通过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融合、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质建设等途径，破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面临的现实困境，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正向价值，助推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实现。

（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融合

叙事内容的复杂性和受众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单一的叙事方式都无法实现面面俱到。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适应媒体变革的趋势，聚焦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目标，分析单一叙事方式的优势和局限，通过叙事方式融合打好“叙事组合拳”，构建更富时代特征的叙事模式。

一是“言语叙事+空间叙事”融合模式。言语叙事通常借助口头语言，以思政课的形式传递价值观念，是一种显性教育。空间叙事则依托于物理空间，在日常生活化的场景中潜移默化感染人、熏陶人，表现为隐性教育。因而“言语+空间”叙事模式既是口头言语与物理

环境的有机结合，又是思政课堂叙事场景与日常生活叙事场景的融合，同时还表现为显性教育与隐形教育的连接，具有多重意义。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这一叙事模式已有所应用。例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移动思政课”模式，将教师授课与学生参观考察、情景体验结合，在物理教育空间中创设言语叙事环境，在知识讲解中传递物理空间蕴含的深刻价值。基于言语叙事和空间叙事的应用现状，推动两者融合发展应当从设计融合课程和拓宽融合形式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整合多样化的言语资源和空间资源，设计互动环节，在课程中加入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实地考察等实践内容，实现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两手抓。另一方面拓宽言语叙事与空间叙事的结合面，使之不局限于传统的“言语+教学空间”、“言语+实体空间”这两种结合形式，更要在“言语+生活空间”“言语+网络空间”等方面有所突破，形成大范围、多层次、多维度的叙事融合新模式。

二是“文本叙事+视像叙事”融合模式。两种叙事方式的有效结合通常能带来优势的延伸及劣势的互补。优势的延伸指文本叙事的系统性与视像叙事的生动性相互作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的呈现既全面又清晰，有深度且具备感染力。而劣势的互补则表现为文本叙事的严肃性同视像叙事的娱乐化相互中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表达平衡。“文本+视像”叙事模式可适用于课堂、社区、网络等多种思想政治教育场景。例如在高校思政课堂中，教师通常采用“言语+文本”或“言语+视像”的叙事方式授课，虽然能在当下产生不错的课堂效果，但言语的即时性并不利于记忆的长久保持，教育内容在课后的记忆效果常常大打折扣。“文本+视像”叙事模式的应用，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文本叙事通过文字描述在读者脑海中构建独特的场景和人物形象，帮助记忆的构建和巩固。视像叙事通过画面、色彩、动作和音效等元素刺激受众的视觉和听觉感官，增强记忆效果。两者结合，可以形成更加完整、深入的叙事体验，形成持久记忆。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叙事与视像叙事的融合发展，既要打破传统叙事方式的框架，在文学作品中融入镜头语言、音效等视像元素，在影视作品中加入旁白等文学性叙述手法。又要强化跨媒体叙事人才培养，通过运用扎实的文学功底、视觉设计能力和媒体制作技术实现“文本+视像”叙事模式的深度融合。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素质建设

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主体，共同参与叙事过程。随着视觉文化的盛行和数字时代的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对叙事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教育者而言，叙事的过程不仅要讲，更要“讲得清楚”，叙事方式不仅要讲，更要“用得合适”；于教育对象而言，叙事内容不仅要讲、要听，更要“看懂”“听懂”。这一切都呼唤着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叙事素养的提升。

一是要强化教育者的叙事能力。叙事能力制约叙事方式的选择与适用，教育者需要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和故事创作能力、加强知识整合能力、注重实践技术应用能力以及强化情感感知能力等方面入手，熟练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数字技术，将时事热点和教育对象关注的话题引入叙事内容，灵活融合各领域知识，创作具有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准确、清晰地表达观点、传递思想，从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的选择范围，确保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二是要提升教育对象的认知水平。缺少教育对象的理解，任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都无异于“对牛弹琴”。认知水平的提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综合性的任务，涉及多方策略。教育对象需要不断提高主观能动性，通过深化理论学习、拓宽知识视野、参与实践锻炼和进行自我反思等途径，促使自身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认知突破生活背景、教育背景、年龄等因素限制，以高水平的认知理解和认同叙事方式的选择，应对复杂多变社会环境下叙事方式的转变，解读不同现实情境下叙事方式的表达。除此之外，教育者也需要通过铺垫前置知识、

组织讨论交流以及定期评估调整等方式进行配合，共同促进教育对象认知水平的提升。

三是要加强教育主体间有效互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发展与适用的目的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升。在教育对象接收教育者所传递出的思想并实现自我内化的过程中，双方沟通缺失以及信息传递无效化都将影响教育目标的实现，从而制约叙事方式的适用。教育主体要在明确双方角色与定位的基础上，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采用课堂讨论、角色扮演等多种互动方式，创建安全宽松的互动式沟通环境，密切关注个体差异，注重个性化教育，完善反馈与评估机制，确保信息在教育主体间准确、有效地双向传递。

参考文献：

-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56.
- [2] 龙迪勇. 图像叙事: 空间的时间化[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9): 39-53.
- [3] 张伟. 影像时代的“语-图”叙事及其审美指向[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2): 146-150.
- [4] 习近平. 习近平治国理政: 第三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313.
- [5] 潘晴雯. 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日常生活的立场逻辑[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1(4): 23-37.
- [6] 石磊, 张笑然. 元宇宙: 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场域[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3): 36-42.
- [7] 汪大本, 孙迎光.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 内涵生成、现实困境及其实践策略[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1): 38-42.
- [8] 波兹曼. 娱乐至死[M]. 章艳,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3.